

孟子趙注

冊一

孟子通性

孟子

四書章句

卷之十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永懷堂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孟子序

宋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
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
紫金魚袋孫奭撰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
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竝
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
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涖水懷山
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
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

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瞻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夔前奉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

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
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卷五

孟子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章句下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章句下

滕文公章句上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卷七

離婁章句上

卷八

離婁章句下

卷九

萬章章句上

卷十

孟子
萬章章句下

卷十一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告子章句上

明後學東吳金縢訂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孟子卷一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梁惠王章句上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以公孫丑等而爲之一也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叟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此亦將有以

爲寡人興利除害者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爲利故曰王何以利爲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爲王之患矣因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故不欲使王以利爲名也。又言交爲俱也。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弑夏后。是以千乘取其萬乘者也。

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

是以其終。亦皆弑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亦以避萬乘稱。

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

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故不爲不多矣。

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復申此者。重數其禍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

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顧視禽獸之衆多。其心以爲娛樂。誇詫。孟子曰。賢者亦

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惟安寧。故有賢者。然後乃得樂也。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雖有。此亦爲人所奪。故不得以爲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之也。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麀鹿。牝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麀鹿懷妊。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

好而已。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
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鱉也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

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

孟子謂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
民猶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

禽獸以養
文王者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偕俱也言古賢之君與
民同樂故能得其樂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

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
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

是日桀當大喪亡
我與女俱往亡之

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爲強國兼得河內也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